

收鑑

牧鑑卷之八

汀郡東谿楊　昱輯
同郡門人鄧向榮訂
後學康　誥校

接人四

居官所接之人雖多愚嘗差其位考其跡而別之不過十二類足以盡之矣蓋士夫小民吾所治之君子小人寮屬吏卒佐吾治之君子小人困窮則勢之弱者黠詐則質之偏者賓旅則以事過者貴勢則以職臨者流移則

困窮之極而失其鄉土者背叛則黠詐之甚而梗吾政化者異端則習之訛者異類則種之殊者為等雖不一為吾同胞則一古人於此體悉之以心畜過之有道故上下相安遠近悅服誠後人之當範者敬掇經傳之言因人為類以備接待之鑑若夫鼓舞以盡神梐御以盡變則中下之條悉之脫猶未備則又在君子會道於心以時出焉

士夫四之一　上三條中九條下五條共十七條

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又曰俊民用章

干旄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漢王龔遷汝南太守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黄憲陳蕃等蕃性氣𠓗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録功曹袁閬曰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之由是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任延拜會稽都尉有龍丘萇隱居大末志不降辱掾

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遺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謁府門願得先死備録是以賢士大夫爭往官焉

陸餘爲相州刺史州中有隱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畧如此者十號曰十友

柳仲郢家法凡居官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選婿出俸爲資裝嫁之

盧均爲嶺南節度使時衣冠得罪放嶺表者因物故或子姓孱弱不能自返爲營棺櫬還葬有疾若喪則給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

張鎮州舒州人爲州都督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酬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州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内肅然

李及知杭州每訪林逋於孤山望林麓而避道從步入其廬一日微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至暮而返逋死以喪服哭之拜墓乃歸吳

兒自是恥風俗之薄

陳襄爲浦城簿令缺獨當縣事邑多世族豪猾請託

公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數人環於

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老奸猾贓縮手喪氣

程迴爲進賢令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

之秀者與之均禮陳說詩書質問疑義無間蚤暮

隱德潛善無間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厲風俗俾全

節行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欲成就人

才不患稟質之不美患乎師學之不明也

又曰選士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明通學術曉達治道

朱子曰士人先要識箇禮義廉恥若寡廉鮮恥雖能文何用

廣昌何氏曰凡囑託公事切不可從但答曰某於他事不敢違此事恐妨公論更望裁擇可否何如以禮送出使自知惶愧若順其一事則人不知止後必難郤一事不從則怨謗興矣

河東薛氏曰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詩文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踈

而絶之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僚屬四之二 上四條中十七條下八條共二十九條

上

皐陶謨曰百僚師師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龎

何人斯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

中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黄覇爲頴川守務在安全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覇曰許丞廉吏雖老病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絶簿書盜財

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
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
耳

薛宣守馮翊屬吏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
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
酒飯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贓具得所受取宣
察湛有敬宣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
乃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又頻陽
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粟邑小易治令尹賞
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因

移書勞勉之

袁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守牧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率感激自厲

何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

劉惔遷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君下訕上此敝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宋文帝以弟義恭爲荊州刺史戒之曰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又宜數引見佐吏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何由知衆事也

許圉師爲處相二州刺史部有受賕者不忍按但賜

清白儆其人自恥後脩飭更為廉士

杜衍歷為知州提舉轉運安撫未嘗壞一簡官員其不職者即委之以事使之不暇脩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還善者甚衆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絶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乎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録者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

韓琦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白事而狀尾忘書名公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

趙抃通判泗州州守昏不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若使權不出於已者守得

以著籠

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畜侍婢公不欲絶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妾矣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乃處女也

明道先生初官鄠縣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先生將與之同事其人不自安曰外人謂其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計窮必殺人先生笑曰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所盜卒以善去又僉書

鎮寧判官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撐事始意先生嘗任憲臺必不盡心職事又慮其侵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無不從者相與甚歡

呂希哲在邢州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予疑問嘗勸公與劉公書通殷勤公曰吾素與劉公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耶卒不與書

王質爲蘇州通判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

劉洪知隆興府假日咨訪賓寮講求利病率常一二延見使從容各盡所懷以故下情宣通舉無過事而其人之器識長短亦無隱

真德秀安撫湖南知潭州以仁廉公勤四字厲僚屬嘗會十二縣知縣議事以詩送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痌瘝切吾身此邦祗似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江一巵酒重煩散作十分春

下

或曰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欲奈何程子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

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
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或問爲官僚言事於其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
何程子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
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
已
張子曰凡爲人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不
能使下必盡其情者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
爲之則能使人
菊坡崔氏曰士夫處同僚常因小憤而誤國家大事

由不能勝己私治客氣名位相軋稱而勢不合文移相關白而情不通聲色笑貌相周旋而意不協事鮮有濟

齊東張氏曰同官有過不至害政宜為包容大抵律己當嚴待人當恕必欲人人同己天下必無是理

又曰長貳幕屬各安其分而事其事天下安有不治哉惟其小智自私乖同寅之義無協恭之誠衷既不和則所見必有不同者少見辭色則彼此俱失矣若夫事例應爾而見或不同居下者當誠其意婉其辭畢其容體以開其上若猶未也則俟其退

而語之家人非木石無不回之理或居下者有所
不可爲長者亦當如是曉之

河東薛氏曰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廣昌何氏曰處同僚以禮爲主若時常飲酒言語褻
狎久則必生怠慢軍職尤勿以酒相交

吏卒四之三 上一條中十六條下十一條共二十八條

上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怨

中

韓延壽爲左馮翊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誓約明或
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

聞皆自傷悔

趙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自下行之出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

欒巴遷桂陽太守雖吏幹卑末皆令習讀程式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

秦彭爲山陽太守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

魏霸爲鉅鹿太守掾吏有過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

薛宣在郡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殽請鄰里一相笑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

劉寬歷典三郡吏人有過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公善推之自下

第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吏家貲多至千萬皆以財自選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

職脩理

韋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約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

張詠守蜀討劉旰兵回有以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於是先錄中傷破體之功帶首級者次之軍中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

韓琦帥定州夜作書令一卒持燭卒傍視燭然公鬚

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必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

明道先生官鄠縣時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雖甚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在江寧地當水陸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蓋既留然後請廩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

生知其由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

段少連爲兩浙轉運使部吏有過召詰之曰聞子之所爲如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爲無吾不使善人被謗卽爲汝辯明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

趙昂知紹興府唯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吏初或憚其嚴已而皆安其政

劉珙在銓曹時苦姦吏爲奸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
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畀得出入繙閱與
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
崔與之爲廣西提刑循歷州郡所隨兵吏不給券
糈錢自隨計日給之
或問御吏程子曰正己以格物
朱子曰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
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
彼將自疏
又曰看道理辯是非須是自高一著今做官人那箇

不說先著御吏少間無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却見得他高只得委任之

又曰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有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三五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

呂氏本中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釐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西山真氏曰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

出柙也弓手土軍尤當禁戢

齊東張氏曰吏佐官治事其人不可缺而其勢易親惟其親故久而必至於無畏惟其不可缺故久而必至於爲奸欲其有所畏莫若自嚴欲其不爲奸莫若詳視其案也嚴者非厲聲色絕其饋遺而已詳視其案非吹毛求疵理其綱領而已蓋事無巨細皆資案牘以行少不經心則奸僞隨出大抵使不忍欺爲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三者度己所能而

處之庶不爲彼所侮矣

又曰諸吏勿使縱遊民間納交富室以泄官事以采訟端以啓倖門也暇則召集講經讀律多方覊縻之則自然不橫矣

又曰左右非公故毋與語非公遣毋使與百姓相往來若輩小人威以涖之猶恐爲患一或解嚴必百無忌憚矣

河東薛氏曰待小人當嚴而惠

廣昌何氏曰皂隷照依品級名數僉給年終更替其久慣年深者俱各退出勿令存於左右引誘蠱惑

心術

小民四之四 上八條中五條下六條共十九條

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

康誥曰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又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召誥曰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無逸曰厥或告之曰小民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

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蔡仲之命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周公曰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孟子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魏

倉慈爲燉煌太守抑挫豪右撫恤貧羸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

史弼爲平原相爲政特挫抑豪強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

何易于爲益昌令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
饋給
李傑爲吏細弱下戶爲豪家所並傑爲設科條區處
防檢
劉幹累治州郡小民犯法或越法縱舍至大奸則立
斷不款
或問臨民程子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程子曰民可明也不可愚也可教也不可威也可順
也不可强也可使也不可欺也
龜山楊氏曰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

無知怨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
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
亦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陷之不知故凡
事提有後患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又曰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
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
朱子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賣小民
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以坐困破賣家計狼
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
於一日中盡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

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河東薛氏曰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牧鑑卷之八

牧鑑卷之九

困窮四之五 上三條中二十條下四條共二十七條

大禹謨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梓材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夫者謂之寡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子者謂之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黃霸爲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爲

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爲棺椁亭櫧子可祭吏往皆如其言

蓋勲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勲調穀廩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

黃香爲魏郡太守被水年饑分俸祿及常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

王望遷青州刺史州郡災旱望行部見飢者裸行草食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布粟衣食之事畢上言

帝以望不表請下百官議罪衆皆以爲專命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索君

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今塑懷義忘罪
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
意議赦而不罪

第五訪補新都令政平化行戶口增十倍遷張掖太
守歲饑乃開倉賑給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須
上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
人順帝璽書嘉之

公孫景茂自汝南遷守道州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豚
散惠孤弱不自存者

蘇瓊爲清河太守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

晉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紀綱謂瓊曰雖矜飢餒恐罪累府君答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女咸言府君生汝

任昉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豆米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禁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家

韓愈刺袁州州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公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因與

約禁其爲隷
陽城刺道州州產侏儒歲貢之朝城哀其生離無所
進狀使求之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
供自是罷貢州人感之
員半千調武陟尉歲饑白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
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
半千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責刺史曰有民不能恤
使惡出一尉又何罪耶釋之
柳公綽洎子仲郢父子更九鎭五爲京兆再爲河南
每旱潦必貸匱竭貧里無逋家

韓琦益利路饑仁宗以公爲體量安撫使旣至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以等第刺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門關流民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公閱庫財有先賑濟餘錢千緡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殘不職吏罷冗後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

陳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之從也

范純仁知慶州饑殍滿路官無斂以賑恤公欲發常

平糴粟麥以濟之州郡皆欲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則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陳襄知常州召還閤公帑得襍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代輸之盡公淡於燕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明道先生初令晉城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後令扶溝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賑貧鄰

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鄰邑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也乃得已

黄震知撫州州舊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廢乃損益其法凡當免而貧者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給粟所收家全活者衆

許份知鄧州鄰路饑流死繫道鄧州賴公獨全諸公

賑濟公置場列室具器用異旗物爲鼓給食率三日一詣問飢飽而勞苦其病羸凡十月全活飢民二萬六千九百有奇

劉幹爲豐城尉歲饑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公曰此飢民救死耳聚豪右出穀賑䘏之存活甚衆盜亦戢此與王曾不以强盜論略取困積張詠不以冒禁罪販鹽者皆寬常刑以濟飢困可謂達權矣二事錄刑罰下觀者互考可也

程子曰救飢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常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後而與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

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

又曰凡濟飢常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元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或不給游手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飢餓哀憐之一也

朱子曰西銘曰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君子為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頃昌何氏曰巷於温州嘗令老人巡視偶民但有典賣妻妾子女房屋即詢問其故若因官事稅糧即優恤勸借賠納若因死喪即令鄰保相助數年之間少有流移失業

黜詐四之六 上五條中十三條下九條共二十七條

遯之大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繫辭下傳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君陳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民勞曰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

子路治蒲曰邑壯難治何也子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則政不難矣

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東高氏自郡吏以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入道路死甏弓長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吏趙繡按之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繡至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先所按死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奸

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

陳龜拜京兆尹時三輔豪強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

厲威嚴懸平理其怨抑者郡內大悅

班伯爲定襄太守郡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

下車作威吏民悚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

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

請所禮賓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録盜

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

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月

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

趙廣漢爲京兆尹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刧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皆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刧之廣漢將吏到其家自立庭下使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即開戶出下堂就捕

張敞尹京兆京兆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皆不稱職偷盜衆多上以問敞敞曰可禁旣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居皆溫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爲長者敞召見責問因貫其罪弛其宿負令致諸偷以

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閭里閱出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聞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韓延壽由潁川入守左馮翊所至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之奸人莫敢入其界

尹賞守長安令捕誅群盜率十置一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皆貰其罪

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牙爪追捕甚精其曹好惡甚於凡吏

韓褒爲雍州刺史州北山多盜褒密訪皆豪右所爲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伏首曰前盜發者並其等爲之所有從旅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簿而藏之因榜州門曰行盜者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顯戮其身籍

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月諸盜首盡獲取名簿劾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盜屛息

楊於陵為京兆尹先是編民多竄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籍奸人無所影射

吳育為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以及人去其為害者而已

曾鞏知齊州以疾奸急盜為本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屬民為保伍使譏察其居人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

盜發輒得有郭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肇飲食衣冠之假以騎從聳其所瞻金帛隨之夸視四境盜聞多自出首肇外示章類實欲携貳其徒使不能復合自是外戶不閉

明道先生令扶溝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專以脅取舟人財物爲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十數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晦庵先生爲郡視民如傷至奸人侵擾細民撓法害

政者懲之不少貸

程子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程子因韓持國患在下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有類欺者在所察

呂氏本中曰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又曰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

齊東張氏曰夫豪强之所以敢橫者由牧民者有以致之也何也與之私交故也苟絕其私可不動聲色而使之膽落

又曰防盜之術在廣耳目嚴廵邏戒飲博譏游聚夫使民不爲盜則又在勸本以致富

河東薛氏曰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況傷於急暴必有過中失宜之弊

又曰治小人事已則絕口不言使彼無所聞則無由以發其怒

又曰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賓旅四之七 上三條中五條下一條共九條

孔子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周禮地官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鄙野之委積以待羈旅

又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晉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隸人圉牧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教其不知恤其不足

趙抃知虔州時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爲歸公造舟百

艘移告諸郡曰凡仕宦之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
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並給其道里費
明道先生為晉城令行旅出於其途疾病皆有所養
曾鞏知齊州籍民為保伍行旅出入經宿皆有記籍
康德明尹莆田即縣南為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
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
于郡得廢寺之產以供藥餌給奉守
龜山楊氏曰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
飢踣於道路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以歲用之
餘飲食之欲人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

及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

貴勢四之八 上三條中二十三條 下三條共二十九條

上

繫辭下傳曰君子上交不諂

論語曰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大學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下

尹翁歸初徵拜東海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待見定國與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謂邑子曰此賢不敢干以私

任延拜武威太守光武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

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
詔
虞延遷洛陽令陰氏有客馬成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累請得一書輒加笞二百陰就譖延多所寃枉光武乃親録囚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欲回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臣之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帝知延不私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莫敢干法

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

不能得主出行以奴叅乘宣候之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乎臣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兩手據地不俯因敕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陳寔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後

倫被徵始與郡上大夫言其故

史弼拜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權貴請託乃預斷絕私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積日不得通乃託他事謁弼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遜士報國爾何人僞詐無狀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

顧覬之爲湘州刺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覬之未嘗低意常謂命有定分非智所移惟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暗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

蘇頲爲益州皇甫恂使蜀擿取庫錢市錦頲不肯與因上言遣使衘命先取不急非陛下意或謂曰公在遠豈得忤上意答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臣節耶

蘇瓌爲歙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

李元紘爲雍州司法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

劉齊賢由侍御出爲晉州司馬高宗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佳鷂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鷂人耶安得以此待之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玄宗以他事召隱甫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拜御史大夫

元德秀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音樂集時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象犀環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連袂歌于

蔿于蔿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
也謂宰相曰河內之民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
益知名

楊瑒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閣檄取
畿內嘗貲逆人貲者暴歛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
貞怒曰縣令而于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
也位之高下乎何取懷真壯其對爲止

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客泛舟出
益昌旁索民挽舟易于身引綍朴驚問狀易于曰
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疾驅

去

顏杲卿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爲刺史詰讓杲卿正色別白不爲屈

李朝隱爲長安令宦官閻興貴有所干請叱去之睿宗褒其能賜中上考絹百疋以旌剛烈安成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時郭晞屯邠州士卒不法有所擊傷吏不得問秀實言於帥白孝德請爲都虞候以巳其亂孝德許之俄而晞士刺酒翁秀實斷其首一營大譟秀實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

門下入晞之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
屬耶奈何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
天地當務終始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罪
且及副元帥晞再拜曰幸教即叱左右解甲留秀
實食宿於軍中明早與俱至孝德所謝

薛元賞爲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神策軍將訴事
與石爭辯甚喧元賞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
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即命斃之仇士良聞召
元賞不往乃杖殺之而白服見士良曰中尉宰相
皆大臣也宰相之人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

人無禮於宰相可恕乎中尉於國同體爲國惜法
元賞已因服而來惟死生之士良乃呼酒與飲而
罷

范純仁英宗時知襄邑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牧
馬以踐民稼純仁捕而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
之士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
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帝
釋之且聽牧地隸縣

濂溪先生初爲郴令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
遇之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往

求經紀其家在合州趙閲道爲使者人譏先生趙公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趙終不識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公熟其所爲乃寤曰今日始知周茂叔也獄有囚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置手板取告身委而去之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不死

明道先生爲扶溝令内侍都知王中正巡閲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張競爲華鮮以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

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中正往來境上

卒不入

石子重知武進縣郡守欲爲寓客治第屬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且浚民膏血以媚人吾不忍守怒欲中以法擿拾無所得

或勸伊川加禮貴近先生曰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呂氏本中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疑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

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强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葢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看作一件事則發處自已不是矣

䕫昌何氏曰權勢凌辱有司由內而擢外任者人視之若不堪然君子志於澤民不以外至者爲榮辱跪拜之禮不必與人爭惟脩巳安民可也

牧鑑卷之九

牧鑑卷之十

流移四之九 上二條中八條下二條共十二條

上

緜曰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

鴻鴈曰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中

韓韶爲嬴長流民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鄭渾爲京兆尹時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

者與單輕者相伍溫裕者與孤寡者爲比

張延賞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徙延賞曰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乃具舟遣之勑吏爲脩廬舍已逋債而歸者更與於舊

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荐經寇亂居民不滿百全義選麾下材器可任者十八人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滿桑麻蔚然野無曠土

富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流民就食公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川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塚葬之明年麥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

滕元發知鄆州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民流且至將蒸為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民曰饑民聚無

以處之則疫起併及浹矣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并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民至如歸所全活者五萬人

黃榦知漢陽軍値歲饑荒政具擧旁郡饑民輻輳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

吳遵路知通州値歲饑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蔬日與飯粥俵有疾者給醫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給食反之本土

朱子曰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飲食之須則其與或

驅馳暴露飢渴而斃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邪

齊東張氏曰嘗見一縣官於凶年市流民子女殆數十人美且壯者皆奴妾之餘悉賂將要以希恩寵余聞而歎曰使其困憊吾境已得罪矣又不能救而反奴妾之不大獲罪於法耶故感而書以戒來者

背叛四之十 上二條 中十二條 下二條 共十六條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龔遂爲勃海太守先是渤海歲饑盜起上選能治者衆舉遂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弄兵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固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郡聞守且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

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
業
張綱忤梁冀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徐
揚閒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
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
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乃出拜謁綱延致上坐
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
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
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
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

合身首横分血属俱絶二者利害公其深討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即將所部萬餘人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

虞詡遷朝歌長時邑有盜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别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到官設三利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刧者爲上傷人偷盜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

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能縫者庸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馮魴拜郟令為縣賊延褒等攻圍縣舍魴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按行鬬處知魴力戰嘉之曰此健令也褒等聞帝至將其衆請罪帝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禽無敢動者

李固永和中荊州盜起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半歲間餘類悉降徙泰山太守盜賊屯聚積年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但選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何夔遷長廣太守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習於亂而不能自還徐諭以恩德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珎往陳成敗承等請服

李崇爲荊州刺史初之任巴氏亂郡縣發兵送之崇

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令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徑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怗然從兖州兖舊多刧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縣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聞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諸州皆效之

狄仁傑使岐州亡卒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窮訊而餘黨紛紛不能制仁傑曰其計窮且為患乃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

逆權宜

張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嚣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明道先生爲鎭寧節度判官中人程昉爲都水丞塞二股河請清河卒八百人佐其役天方大寒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將入城衆官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懽呼而入具以

事上聞得不復追

文彥博知益州夜宴未罷從卒拆馬廄爲薪軍校白之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

盧琦爲永春令多善政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望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以暴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槊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

程子曰古人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甚況敵爲臣民

者由弗絶也

弘齋李氏曰冦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要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良民矣

異端四之十一上四條中六條下三條共十三條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曰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又曰歸斯受之而已矣

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宋均為辰陽令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女以為公嫗歲歲改易不敢嫁娶守令莫禁均下書曰今後為山娶者皆取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絶此與西門豹治河伯娶婦事同皆足以役此奸原而正民俗然彼治之以過於嚴不若此從容和平而弊亦除尤得牧民之體故黜彼而録此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郡俗多淫祠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産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絶百姓以安

蘇瓊守清河濟州沙門道研統資産鉅富在郡多出

息常得郡縣爲徵壺欲求謁瓊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間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此上事師從還遂共焚券今異端無算勢如此惑者可用爲附一等士大之法

張詠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公召軍高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附人尚爲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遂戮於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

孔道輔在寧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殺之州將以下皆大驚恐而又皆大服

明道先生爲鄠縣主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見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其光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又爲上元簿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

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

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

下

東萊呂氏曰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

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齊東張氏曰民有妖言惑衆者則常假以別罪而寘

之如妄書取而火之則厥跡滅矣勿使蔓爲大獄

延禍無辜

河東薛氏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

宜疎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

不宜久留於宅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彼弄是

非

畏類四之十二 上一條中十二條下二條共十五條

大禹謨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耕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

神矧玆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中

陳禪爲玄菟侯城障尉會北匈奴入遼東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部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珍貨而去

董和守益州清約率下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

衛文昇爲資州刺史初到官山獠作亂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雋

遞相攻奪略無寧歲諸酋長相率以金遺玭玭置金坐側對之痛哭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殘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不相攻擊

李大亮有文武才略高祖入關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豪帥爲分別禍福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

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至才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

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

懼其爲變常嚴兵防衛公綽至鎮時回鶻遣梅録李暢以馬萬疋互市公綽但遣牙軍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啓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朱邪執宜爲山陰都督使居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采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下曰執宜外嚴而内寛言徐而理當禍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

州縣不敢詰戩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惕入貢戩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脩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戩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之兵但使二卒守門惕畏不敢犯令

韓琦守大名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公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种世衡知環州有羌人牛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

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遂冒雪而往奴訛大驚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薛愼爲胡州刺史州界旣雜蠻夷常以劫掠爲務愼率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每見必殷勤勸戒仍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眞民父母也

歐陽玄爲武岡尹時赤水大淸諸徭聚衆相攻殺官皆相顧失色計無從出玄卽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野戰鬬未已徭人熟玄名棄兵伏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状掌於

縣縣官不爲查叉以徭役横斂掊尅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惠官自來玄諭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

邕山楊氏曰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勇下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固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齊東張氏曰遠方獠民雖反側不常亦必有由矣或貪其財或壓其境或俘其子女或蔑其官爲以致

蟻聚蜂屯肆其酷毒苟安之而不擾外之亦無所事雖欲忽然無自而發政使或爾但嚴守已界恬不與校久而彼自馴伏矣

牧鑑卷之十 終

校刻牧鑑後語

真西山先生嘗作心政經誥竊讀之而有感焉夫心政之本也政心之推也心以立本政以善推是之謂經則雖釐而二之而寔相因爲用誠爲民牧者所當取正也繼此有爲政訓諸集大都言其槩而未析其類未足廣西山之意耳吾鄉東谿楊先生師友聖賢出入經史蚤歲有見乎此獨取

往牒格言政績有關於爲政者輯而爲牧民之鑑首治本以端其原夫非心經之宗旨乎次治體應事接人以盡其規夫非政經之遺意乎是又擴西山之餘緒而爲民牧者之真鑑也考西山爲政仕泉在潭恒以仁廉公勤之道自勵以濂洛關閩之學勵人至今稱爲良牧要皆有得於心學而推之於政事也今先生之素履雖未大施

而嘗小試於朝城都昌其清慎公勤之政平易慈惠之施兩地至今垂不朽之思焉則亦莫非本諸心以推之也而其稱爲良牧寔愧西山也耶先生是書輯而藏之有年人未有能知之者惟我

邦大父靜齋李公知而閱之忻然捐俸壽梓以傳蓋公嘗爲教爲令不殊先生其宦蹟同爲政廉平簡易所至有聲其惠愛同

亦嘗彙循良義命之編則其趣向又同得是集而必欲刻之自有不能已者刻之日不以詰爲不肖命供校讐之役詰方學道無聞有志未逮然因是益知心政本末之序矣使爲民牧者得覩是編而知鑑焉則必知政之有本而天下咸被公與先生之澤也玆刻也其兼善嘉惠之意豈小補哉

嘉靖乙卯冬一陽月壬子後學康詰謹撰